

東北變色記

(十六)

(本文插圖刊第45、140頁)

陳嘉驥

律鴻起的故事

列三大名記者之一

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，黑龍江省克山縣人，民國前五年出生，民國二十三年在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後，隨即加入中央社，擔任記者工作。律鴻起係中央社有史以來三大名記者之一，這三大名記者共同點為觸角廣泛，接近最高政治階層，常為當局決策時諮詢對象，並且中英文俱佳。律鴻起在中央社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民國二十七年，大武漢保衛戰中，為播發蔣委員長告全國軍民書，留守到最後。律鴻起由董顯光陪同，冒江上日艦之砲擊與槍林彈雨，步行於硝煙瓦礫中，抵達武漢郊區之橋口，戴笠迎於途中謂：「此間橋樑及一切設施，均已敷好炸藥，只待律記者通過即行引爆矣。」武漢保衛戰，為中國抗戰的轉捩點，一切均按步驟而行秩序井然，破壞亦最徹底。雖然日本一再宣稱：「武漢陷落將使蔣介石政權壽終正寢，」實際上由於大武漢保衛戰，中國人表現出愛國熱誠，以及敗而不餒精神，暨全國上下悲壯死拚的氣概，都奠定了長期抗戰勝利的基石。

當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日軍宣稱，長江之水在十月間不降反漲，係天助皇軍，蔣介石政權隕滅已在指顧之間，預期十月十日皇軍將全面攻略

武漢三鎮。我國則宣稱，武漢外圍國軍繼續奮戰，已予日軍重創，日軍在雙十節攻下武漢之說無異痴人說夢。中日兩軍在武漢外圍激戰，一直奮戰到十月二十三日，蔣委員長始決定放棄，並由幕僚擬好告全國軍民書，謂決將在長期抗戰中戰勝日軍；指明由中央社於廿四日在武漢發出，蔣委員長於廿四日夜離武漢赴湖南前往衡陽。律鴻起在武漢發出蔣委員長文告後步行至橋口，由戴笠備車轉往中央社長沙分社。他並撰了一篇「暫別大武漢」，全國報紙均予刊載，一時洛陽紙貴，律鴻起則一舉成名。

蔣委員長單獨接見

律鴻起擔任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期間，由於蔣委員長偕夫人抵瀋陽巡視時的單獨召見，以及其夫人陳榮禮，每天均陪侍蔣夫人左右遊覽瀋陽名勝，因而頗受瀋陽政軍首長重視。嗣律鴻起一則參訊，竟使天高皇帝遠的吉林省政府主席，差一點就被拉下馬來，也使熊式輝、杜聿明、張嘉璈等對這位老牌記者側目而視。

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後，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，在遴選政務委員時，由於大家對律鴻起莫測高深於是興起安撫的念頭。因為新聞記者本來就使人頭痛心煩，當年中央社一個新聞電報

，不但立即傳播到全國所有報紙，並且可達到邊疆大吏最為頭痛的南京各大報。這還不算，中央社還有參訊這麼一條管道，可直達天庭，因此在身為邊疆大吏的衛立煌，也不得不加應付。據說，係由王家楨與高惜水兩人，正式向衛立煌提出建議，聘請律鴻起為政務委員，其表面理由為加強宣傳，以利政務的推行。

出任政要震撼東北

東北政務委員，除由東北元老級人物如張作相、萬福麟、王樹翰、馬占山、王家楨等擔任外，其他均係由各省主席及瀋陽市長董文琦等出任。律鴻起出任政務委員，曾在東北政界引起若干波瀾，因為像吉林省主席鄭洞國、遼寧省主席王鐵漢等均未入榜，而一名中央社記者竟獲得任命，因而大感意外。不明所以的人，或云由其夫人陳榮禮活動結果，或云係陳香梅女士助了一臂之力，但實際上係如筆者前所敘述，係由王家楨與高惜水推薦外，並由行政院秘書長李惟果的鼎力幫忙，與陳榮禮或陳香梅根本毫無關係。李惟果在抗戰末期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，翁文灝奉命擔任行政院長時，延攬李惟果為行政院秘書長。

與陳香梅純純的情

「昨日勝今日，今年老去年」，這是民國三十五年（或三十六年），陳香梅決定嫁給陳納德，即將舉行婚禮之前，從上海寫給律鴻起的信中不勝感慨的話。這封信律鴻起曾讓筆者過目，信的內容不但充滿感性的話，並且詞句流暢優美，讀來有如一頁詩篇，令人賞心悅目。陳香梅所著如：「一千個春天」、「謎」、「半個美國人」、「陳香梅短篇小說選」等，無不令人讀來如詩如畫，確是一個富有才華的女子。

陳香梅係在抗戰期間，進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擔任記者，據說律鴻起曾為其幫忙，因此以後兩人遇事都互相協助，彼此之間始終維持着深厚純潔的友誼。

陳香梅不但中文好，英語能力亦佳，所以中央社昆明分社分派她的採訪路線，均與當年的盟軍活動有關，同時大多是採訪陳納德領導的美國志願航空隊的飛虎隊為主。飛虎隊在抗戰勝利接近時，美國正式編為十四航空隊，納入美國空軍組織。在民國三十三年末及三十四年初，十四航空隊的野馬式飛機，縱橫中國戰區上空，打得日本飛機落花流水，充份獲得制空權。民國卅四年初國軍在柳州地區反攻作戰中，由於野馬式飛機助戰，中國部隊以強行攻堅方式，重創日軍而正式攻克柳州。中國部隊在柳州作戰中，獲得寶貴經驗，正擬在全國各地逐步展開反攻作戰，期能全殲在華日軍時；日本裕仁忽然向盟國無條件投降，使中國措手不及，以致接收工作雜亂無章，並導致在對共軍作戰中的全面失敗，失去中國大陸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上海重為中國對外關係最重要商埠，美國機構或商業團體，多紛紛集中於此。陳香梅此時亦離開昆明分社，調為上海分社記者，仍以採訪由美國十四航空隊轉變成「民航空運公司」新聞為主，民航空運公司簡稱為C A T。

民國三十八年五月，筆者在廣州，因為正準備乘輪到臺灣，所以在臨行前遍遊廣州各名勝。有一天於遊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歸來，有一位中央社同事說：「陳香梅下午曾來找你。」這時我心想陳香梅這個人雖然心儀已久，但從未見過面，左想右想也想不出她來找我的原因。第二天下午心中正在盤算，是不是應該打個電話到C A T去問一問時，陳香梅派了一個人送來一件西裝上身，並附給筆者一封短箋，託我把這件上衣帶到臺灣交給律鴻起。陳香梅那封短箋，在兩年前還曾看到，惟在寫此稿時却已遍尋不着，應該還沒有丟失。陳香梅送給律鴻起的那件上衣，為咖啡色細白條，質料極為細毛絨織成的英國料子，放在今天也仍是夠水準的西裝上衣。

陳博生敢言惹風波

民國三十九年，行政院長陳誠為了應付當時臺灣緊急情勢，要求立法院同意行政院，對重大緊急問題的處理及經費等，得以逕行處理，然後於事後再追請立法院同意。最高當局鑒於當時舟山羣島、大陳列島危機四伏情勢，也認為確有此必要，乃指派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，會同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，運用各種關係說服立法委員，以

求此案的順利通過。

迨王世杰、陳立夫等認為一切說服工作已完竣，所有立法委員均有危機的共識，顧共濟時艱後，才在立法院正式開始討論此提案，並冀順利通過之際；不料百密一疏，立法委員陳博生並不知悉此案的來龍去脈，立即起立當場義正辭嚴的加以反對，並說如果這樣還要立法院做什麼。其他立法委員本來就不是心甘情願的，現在有人出頭反對，當然一致舉手讚成，導致此項立案功敗垂成而胎死腹中。（按此係一極重大政治風波，事隔四十年筆者所述或有出入之處，希望現仍健在當事者，能够做更明確說明，以免此段歷史空白。）

最高當局對此意外發展至為震怒，並認主其事者未能盡責，且懷疑係蓄意如此，除下令免去陳博生在中央社總編輯職務外，陳立夫副院長亦遠赴美國去養雞。這件事本可到此為止，孰料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在設宴為陳博生餞別時，說了一句很感性的話。他說：「中央社總編輯職務，我將永久予以虛懸，以待陳博生先生他日歸來。」這句話不知如何傳到當局的耳朵裏，又加上中央社前記者李朋涉及俄諜案，因此決定免去蕭同茲中央社社長職，由曾虛白繼任；中央社總編輯這個職務，當然也就無法虛懸以待陳博生歸來，而由陳訓念繼任。

嗣因，蕭同茲在移交中央社時，一切都清清楚楚，同時把並沒有人知道的一大筆外匯，也如數交出不少一文。最高當局聞悉後，覺得蕭同茲這個人確是一個忠貞清廉的國民黨的好同志，應

該對他有一個交代，遂決定成立中央社管理委員會，由蕭同茲出任並無實權的主任委員。

辭中央社入CAT

蕭同茲不再主持中央社社務後，他的老幹部曹蔭樞、梁乃賢、律鴻起、葉明勳等均相繼辭職。律鴻起乃進入陳納德主持的民航空運公司，也就是CAT內工作，最初為一普通職員，不久即升為CAT臺北新聞處處長。在民國四十年代的臺灣，工業尚未起飛，經濟仍然凋敝，一般公私機構待遇普遍的微薄，而CAT是當時最受人注目高待遇的金字招牌機構。CAT結束後，陳香梅等組織了飛虎貨運航空公司，仍請律鴻起負責公關工作，以迄律鴻起在民國六十三年逝世為止。諺云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，而律鴻起有這麼一位關心實質的陳香梅為知己，彼此間始終維持着純潔而深厚的友誼，在唯利是圖的金錢社會中，頗屬難能可貴。筆者自民國三十五年，就知道陳香梅這個人，但僅在民國四十年前後，CAT在臺北火車站附近館前路一帶辦公時，曾與陳香梅有一面之緣，她那時仍然是玉貌花容，對所謂「昨日勝今日，今年老去年」的感慨似屬多餘也！

四平街頭四次大戰

民國三十七年初，東北剿總衛立煌決定東北國軍集中力量，鎮守瀋陽、長春、錦州三大據點後，仍遺留了四平街與營口兩個據點於三大據點之外。衛立煌為什麼未把四平街與營口的國軍撤

出，一任這兩個據點被共軍輕易吃掉；係撤退不及，只好任兩個據點國軍面對共軍包圍作孤軍奮鬥？抑故意如此做犄角之勢做牽制之舉？筆者難於揣測。

四平街這個中長鐵路上，適在瀋陽與長春之間的不大不小的城市，在光復後迭遭戰火，先後經過四次戰火，並且有兩次係具有決定盛衰的大會戰，雙方兵力約在三十萬上下。這兩次大會戰，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之戰，國軍獲勝一舉拓地千里，光復名城重鎮七十餘座；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大會戰，共軍獲勝，使國軍失去安東、通化等地的光復區半壁江山。這幾次戰役，筆者曾在過去詳細敘述，茲不重複，僅將最後一次戰役，簡單介紹如下。

四平街第四次戰鬥，也是四平街最後一次戰鬥，開始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八日。衛立煌何以未對鎮守四平街的七十一軍八十八師，預先下達撤往鐵嶺歸建瀋陽的命令正如前所述，殊令人不解。因為四平街距鐵嶺甚近，證之最後之戰失敗之際，八十八師仍有千餘官兵突圍到達鐵嶺一節，證明確係東北剿總的疏忽與錯誤。

八十八師以不足萬人的部隊，與共軍三個縱隊約九萬人，自四月八日纏鬥至四月十五日。一直到四平街飛機場與火車站陷落後，國軍才開始突圍，此時八十八師已傷亡逾半。突圍部隊，在共軍節節截擊下，奮力且戰且走，最後仍有約一千二百餘人突圍抵達鐵嶺，其後轉赴瀋陽復歸七十一軍建制，重建八十八師，以迄同年十月，隕滅於遼西黑山之役。

營口在大連興起之前，為東北對外最大貿易港口，地位極端重要。國軍出關後，營口港也是數度易手。在民國三十六年末，國軍在東北連遭挫敗，三大據點之外許多城市，不是自己撤退就是遭共軍各個擊破，這時營口在王家禧的暫編五十四師鎮守下，成為一個孤點。

王家禧係偽滿國軍將領，在民國二十三年前後，經由日僑在青年軍官中挑選為優秀軍官，保送到日本軍官學校留學的學員。在日本留學時，王家禧被齊世英吸收，加入國民黨，並秘密返國到上海、南京，謁見國民黨中央負責人。國民黨中央某負責人，對王家禧的愛國熱忱，頗有加以，並囑其返回偽滿後，應盡力以求表現，俾能擢升到重要職位而在將來才能對國家作更大貢獻。

俄軍挑釁別有陰謀

王家禧在留日期滿後，立即被重用為營長級軍官，並於民國二十七年，參加日俄的張鼓峯戰役，在此役中，王家禧力守據點屢退俄攻擊，受到關東軍嘉獎。嗣民國二十八年，俄日復在東北與外蒙古交界的諾蒙罕發生大規模衝突；王家禧此時已是團長級軍官，率兵千餘人掩護日軍撤退，建立了戰功。

張鼓峯與諾蒙罕日俄在我東北的邊界衝突，顯然係蘇俄藉中日戰爭陷入長期戰爭，為了牽制日本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攻勢的一種挑釁行動，因為中國能繼續抗戰，最符合蘇俄的最佳利益。張鼓峯戰役發生於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大會戰之時，而諾蒙罕戰役則發生在鄂北大會戰前夕。而兩次

戰役均在日本讓步情形下結束，因為蘇俄亦僅在牽制，並無擴大戰爭之意向，所以也見好就收。

緣在民國二十六年初，日本意欲在中國大陸發動侵略戰爭已很明顯。但日本究竟繼續侵略中國的華北，或者是經由中國的內蒙攻取外蒙古，俾獲得蘇聯的西伯利亞的控制，似尚未成定案。

蘇聯的史達林爲了避免同時對德日作戰，乃經由外長李維諾夫，向中國提議，締結中蘇軍事同盟，俾能增加蘇俄在東方對抗日本的力量。惟中蘇軍事同盟仍在醞釀中，日本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在中國華北北平近郊，發動了蘆溝橋事變，肇發了中國的抗日戰爭。

史達林鑒於中日戰爭已爆發樂不可支，因為日軍既在中國發動侵略，其北向侵略西伯利亞蘇俄領土之戰，已暫可避免，隨即停止中俄軍事同盟之磋商。史達林巧辯稱：「蘇聯提議中蘇結成軍事同盟，意在警告阻止戰爭之爆發，現中日之間既已發生戰爭，蘇聯自不可能再與中國締結軍事同盟。蘇聯鑒於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，深願與中國締結友好條約，並將盡一切可能方法，支援中國的長期抗戰。」

俄盼國軍拖住日軍

因此，蘇俄爲使中國拖住日本，免去其東顧之憂，在我國抗戰初期，確對我國有若干實質上協助。例如，我國以茶葉、桐油、糧食、毛皮來換取俄製軍火、飛機等武器。蘇聯並派空軍志願部隊，來華協助中國軍隊抗戰。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，裕仁生辰日本天皇節，日本飛機三

十六架空襲武漢上空，我國空軍協同蘇聯志願航空隊，一舉擊落日機二十一架，其中七架係由蘇志願隊擊落。

張鼓峯係在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及蘇俄邊境一個山峯，蘇俄在我國保衛大武漢戰役最激烈時，藉口日一哨兵站越界設立，發動大規模衝突。蘇俄空軍並大張旗鼓，轟炸張鼓峯附近日軍陣地，日本軍閥雖然色厲內荏的主張「露軍」，裕仁仍然不爲所動，嚥下了這口氣，忍讓之下結束衝突。

諾蒙罕係外蒙古與我國黑龍江省交界處的一個荒漠湖邊草地，根本沒有任何軍事價值。當民國二十八年日軍在中國湖北省發動戰爭，擬北取襄陽、棗陽、應城等地，進窺河南省南部國軍陣地；同時有可能穿越鄂豫兩省邊區，威脅着陝西與四川邊區之際，蘇俄發動了這次邊區衝突，由俄蒙聯合部隊，襲擊諾蒙罕日軍前哨並予佔領。蓋當時蘇俄最懼中國戰敗，導致日軍全力北進，勢將威脅西伯利亞、東海洲、海參崴、庫頁島等地俄軍安全。蘇俄乃以最少犧牲，予日軍以牽制，彼並非是爲中國實乃爲蘇俄本身之安全。日本爲急求中國戰場之解決，不得不對蘇俄委曲求全，在諾蒙罕蒙受重大損失情形下，以大事化小的態度，平息了諾蒙罕事件。王家緒在諾蒙罕事件中，以爲滿軍隊團級指揮官，與俄軍對抗堅守陣地，使日軍有部署後方陣地機會。

王家緒投共猶念舊

民國卅六年冬，國軍在東北節節敗退，王家

緒率軍鎮守的營口港，爲東北一重要港口，衛立煌乃發表王家緒爲營口警備司令，王家緒亦放出豪語：「有我王家緒在，營口絕不會失陷。」祇因民國三十六年冬與三十七年春，東北氣候奇寒，營口港到了三月底仍無解凍跡象，王家緒在營口孤軍鎮守，既不能獲得滿陽的支援，又不能得自海上的援助，遂在昔日偽滿軍被共軍編組後任共軍高級軍官的同僚們誘勸下，忘記了民國廿三年即在日本加入國民黨，以及光復後受東北國軍當局重用，升任師長等事實，於民國卅七年四月，營口港解凍前夕，投降共軍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，共軍雲集遼西，東北局勢險惡已極。最高當局主張在共軍進攻錦州時，由瀋陽國軍與葫蘆島地區國軍，雙向指向遼西，以解錦州之圍，並趁勢將瀋陽國軍主力移駐錦州。衛立煌則以國軍士氣不佳，在此東北初寒道路泥濘不適宜作戰爲藉口，力主國軍繼續堅守瀋陽。廖耀湘等主張，瀋陽國軍應打通瀋陽與營口間鐵路交通，將國軍主力經營口轉運葫蘆島錦西地，然後再東向以解錦州之圍。

衛立煌在猶疑不決之際，乃決定由駐守遼陽的五十二軍，先試行攻取營口，然後再決定作戰方向。劉玉章乃率五十二軍攻向營口，這時營口地區共軍兵力單薄，仍以王家緒投降的國軍爲主力。王家緒面對昔日的同僚，所以對劉玉章所率國軍，未加任何抵抗，而使五十二軍輕易佔領營口。嗣錦州、長春、瀋陽三大據點相繼陷落，劉玉章乃率五十二軍在營口經由海路撤退葫蘆島，嗣轉赴上海並輾轉來到臺灣。